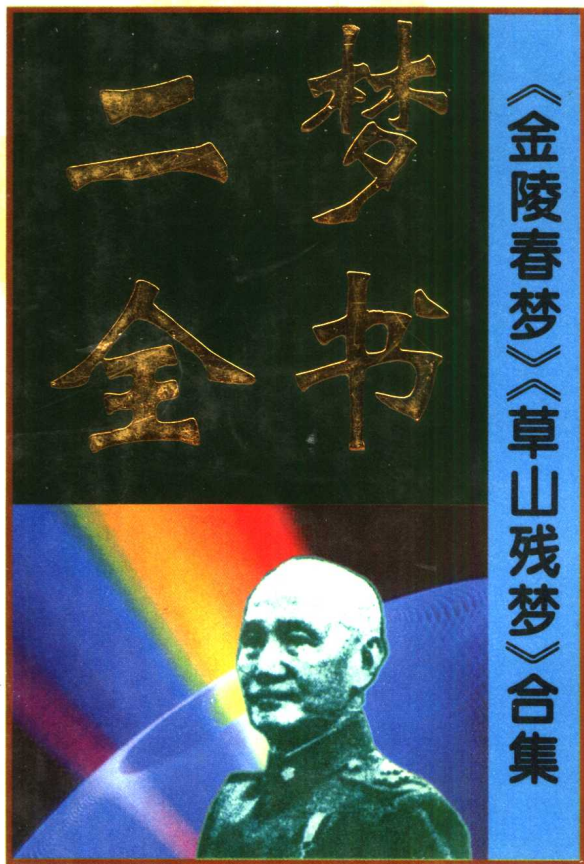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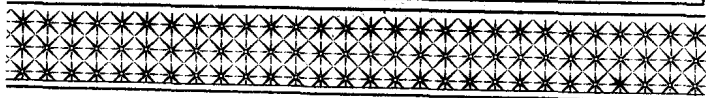
唐人/著



华文出版社

二 夢 金 書

華 文 出 版 社



第二卷目录

金陵春梦

八年抗战

第 一 回	乌烟瘴气 前瞻顾后 三叮嘱 细说端详 沟里翻船 代人受过 郎舅相齐 部属烂铁 破铜烂铁 千真万确 呼吁团结 保证对外 茫茫大地 郁郁苍天 人重一诺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日极力搞阴谋 宋家坚持要谈 幕后人当面谈 后兄弟促膝谈 盟兄石良寄望 蒋介张学良慷慨 张学良背谈 汗流浹背 戴雨农心 宋美龄肩 中共和代 南京主席 叹斯人冷 看英雄热 追返抗 随抗 团结 西南安 南京政 子文 宋陈布 雷 拟稿 怒训 斥张 杨 草 心 人 家	1
第 二 回	再细说 沟里翻船 代人受过 郎舅相齐 部属烂铁 破铜烂铁 千真万确 呼吁团结 保证对外 茫茫大地 郁郁苍天 人重一诺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10	
第 三 回	沟里翻船 代人受过 郎舅相齐 部属烂铁 破铜烂铁 千真万确 呼吁团结 保证对外 茫茫大地 郁郁苍天 人重一诺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20	
第 四 回	郎舅相齐 部属烂铁 破铜烂铁 千真万确 呼吁团结 保证对外 茫茫大地 郁郁苍天 人重一诺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30	
第 五 回	破铜烂铁 千真万确 呼吁团结 保证对外 茫茫大地 郁郁苍天 人重一诺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39	
第 六 回	呼吁团结 保证对外 茫茫大地 郁郁苍天 人重一诺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48	
第 七 回	茫茫大地 郁郁苍天 人重一诺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58	
第 八 回	人重一诺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68	
第 九 回	酒敬三杯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77	
第 十 回	机场诺言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87	
第 十 一 回	大局瞻望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96	
第 十 二 回	听错话筋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105	
第 十 三 回	伤恼装钢 胸背装钢 当面碰钉 有弟不生 无事事狗 狗咬人见	114	

第十四回	寥寥数千言行	于凤海外求援	陈辞御前献策	蒋介石居陈家	张学良押解公庭	李烈钧言不由衷	张学良悔不之已	张雨农至凄婉求援	戴雨农至凄婉求援	于戴雨农至凄婉求援	124
第十五回	千手万人受谋过皮	蒋介石李烈张学良	张学良李烈张学良	张学良李烈张学良	张学良李烈张学良	张学良李烈张学良	张学良李烈张学良	张学良李烈张学良	张学良李烈张学良	张学良李烈张学良	133
第十六回	代与救囚	丈英雄	于戴	于戴	于戴	于戴	于戴	于戴	于戴	于戴	142
第十七回	晨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151
第十八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160
第十九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169
第二十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179
第二十一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188
第二十二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198
第二十三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08
第二十四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18
第二十五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28
第二十六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37
第二十七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45
第二十八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55
第二十九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64
第三十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74
第三十一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83
第三十二回	呼小大八满	钟天丑声易嘴	暮抢跳梁其稿	鼓地梁呼稿言	唤说不尽哲凝	王何香凝	西安半月	德国顾问	周恩来	史汀生	292

第三十三回	谈反共 恨抗战 美汪 专精 使卫 大小 发试 谬低 论调	302
第三十四回	万水深 水情厚 山意 红苏 军誓 师抗 强敌 助友	311
第三十五回	长空酒 袖手作 碧旁 血观 苏美 战政 士府 中替 国捐 躯撑 腰	321
第三十六回	孤军奋 走马上 姚蒋 子经 青国 宝江 山西 殉安 国家	330
第三十七回	望风而 片甲不 逃留 国日 军寇 丧魂 落魄 张家 平型 关口	339
第三十八回	乌烽火 云掩蔽 月天 阳八 明路 堡奇 仗义 救蒋 敌救 蒋军	348
第三十九回	抗阴谋 官邸谈 和服 解流 希特 希老 百姓 招勒 降有 术门	357
第四十回	官邸谈 和服 解流 希特 希老 百姓 招勒 降有 术门	367

血肉长城

第四十一回	背城借 隔岸观 一火 唐蒋 生介 智醒 苦痛 守斥 南美 京国	377
第四十二回	争比 侨杀 汇人 反赛 觉淫 乱肉 于此 日寇 何仇 忍难 忘	386
第四十三回	奸淫 见利 擄志 掠义 食卖 人军 肉火 日美 寇京 疯秘 狂密 暴行 凶	395
第四十四回	誓做真 误信假 汉警 子报 冯韩 玉复 祥架 表自 明投 心罗 迹网	404
第四十五回	心向敌 魂归桑 巢梓 汪精 卫章 周满 身腔 皆尽 贱冤 骨愤	413
第四十六回	长敌皇 灭人军 志威 气风 中好 国男 人儿 拖终 住是 中好 国男 儿	423
第四十七回	鲁南 徐州 奏突 捷围 瞻叹 国军 共事 作动 好吃 处亏 多大	433
第四十八回	毁河堤 炸老蒋 水心 深火 狠手 热辣 哀有 苍余 生憾	443
第四十九回	江战 水志 鸣咽 昂扬 援抗 日旗 英雄 逝到 川江 东南	453
第五十回	苦心为 奋起抗 战 锦绣 华南 羊城 儿挥 义旗	463

第五十一回	撤退武汉 小住长沙	战调沙	安内	投斗	降条	件氛	难透	感窒	气息	473	
第五十二回	唱滥洪 歌洪波	安内	安内	安内	安内	安内	安内	安内	安内	483	
第五十三回	长星洲	把通	火电	名华	城侨	毁痛	蒋汪	阴求	谋和	493	
第五十四回	日寇蒋	泥称	淖王	盼命	侵搭	华线	战之	速先	决行	503	
第五十五回	机场遇	戴赞	笠适	陈汪	壁精	君卫	有推	特崇	无恐	513	
第五十六回	领袖飞	西云	安南	蒋介	石舟	大说	开见	方便	门客	522	
第五十七回	昆明重	摊击	牌桌	副委	总裁	原大	形光	毕露	火	532	
第五十八回	河内响	枪奇	声闻	曾张	仲荫	鸣梧	先如	充替	死鬼	542	
第五十九回	侨团回	国反	陈嘉	果夫	疲痛	于疾	奔疾	命首	结	552	
第六十回	推乱	三七	阻八	无莫	非奈	是何	破坏	团丑	结	562	
第六十一回	排述	万难	侨胞	誓异	必口	访斥	延重	安	庆	572	
第六十二回	罪臭	不容	诛闻	何陶	行希	健圣	降投	日蒋	打作	内密	582
第六十三回	皇神	人共	寒愤	华日	北蒋	华日	中汪	齐是	祝一	捷家	592
第六十四回	暗赞	算扬	四介	军石	日东	兵京	伪南	兵京	皆齐	帮喝	602
第六十五回	千一	古本	奇万	中美	共	悲	愤	提为	警	告	612
第六十六回	德日	军攻	苏美	蒋介	石泰	心	向外	往	之	官	622
第六十七回	“剿共	第一	位”	大	批	蒋	军	降	日	握	632
第六十八回	又三	次大	汉反	奸共	又三	见重	庆	迎	贵	宾	642
第六十九回	日美	谋将	抵渝	瞰为	鄂延	西安	之抗	忽敌	撤退	平	652

第七十回	图收残局 自拾身价	庞炳勋降日走曲线 蒋介石飞印碰钉	662
第七十一回	媚敌人士 杀勇士	新美旧蒋扩马面皆神 牛头碗纸	672
第七十二回	游地狱 招冤鬼	重开罗国 庆旁下	682
第七十三回	为钱闹重 应邀赴开	罗大 师	692
第七十四回	金字塔旁 祁连山下	此 人	702
第七十五回	台澎还中 蒋宋赴埃	及 改	712
第七十六回	援华道真 缅甸战创奇	相 闻	722
第七十七回	红旗卫乡 白区筑机	土 场	732
第七十八回	赞延安 骂云南	西 边	742
第七十九回	小大姐操 大将领变	大 小	752
第八十回	山城风 湘桂烽火	雨 急	762

· 八年抗战 ·

第一回 乌烟瘴气 日阀极力搞阴谋 瞻前顾后 宋家坚持要谈判

话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阴沉的洛阳上空，有一架军用机自西安方面飞来降落，蒋鼎文匆匆下机，第二天一早继续航行，到达南京。

南京的空气比天气还要阴沉，蒋鼎文一到便找着宋美龄，同端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商议一番，接着便到何应钦那边送信。何应钦只淡淡地说了几句应酬话，要他明天一早出席中央政府的会议，并作报告。蒋鼎文又去拜访戴传贤，当他刚说起：“西安事变并非尽如外传的那等情况，张汉卿也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还没有说到正题，戴就佛然不悦，截住客人的话说道：“我是职司试政的考试院长，如今陕西、甘肃两省有军人作乱，考试、铨叙之政不能推行，我就要反对！别的事我都不知道，你也不必和我说那些。”

蒋鼎文有如挨了当头一棒，辞出后心情沉重，思索道：“天啊！像戴传贤那等国之重臣的人物竟如此来看国家大事，其可笑之程

度是如何呢？如若戴传贤这等态度是可以将国家做到好的地步，那也就真算得是天下之奇迹了。”因此翌日出席会议时，蒋鼎文怀着失望、异样的心情走上讲台。他根据事实作报告，台下却有人问道：“铭三同志，你的报告，同我们知道的不一樣。张、杨胆敢如此，乃是中了反动派的宣传，他们通共有据，你为什么不说？”

蒋鼎文捺住性子道：“兄弟是过来人，自信这件事一不是张、杨中之计，二不是张、杨通共有据。前天我见了张学良手下一员大将——”

“谁？”

“是唐君尧旅长。唐旅长亲口对我说：十二月十二日，张汉卿将蒋先生安顿于新城大楼后，午夜始返回金家巷寓所。其时有几位将领在等候他，请示返防后各事的处置。唐君尧旅长是其中的一位，他首先请示：‘副司令既主张拥蒋抗日，停止内战，是否可以保证红军不向我们进攻？前方两军犬牙交错，请副司令对此有明确的指示。’汉卿听完了各将领的报告后，当场即决定以三事通令各部队：一、事变目的在于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二、与红军对峙各部须就原防地严密警戒，如彼来犯，即予猛击；三、各部队主管须严密防范共军对所属之勾诱煽动。”蒋鼎文道：“张汉卿这项通令不已很清楚地证明了他与中共毫无谅解吗？亦不就很清楚地证明好多人对东北军的认识错误吗？而有人公开诬蔑东北军‘勾通红军’，这还有什么可说呢？”

台下又有人不服气，高声发问道：“请问蒋同志，西安扣了我们多少将领，为什么单单要派你到南京来呢？”

蒋鼎文苦笑道：“说来话长，这是蒋百里先生的主意。”

“请你说得仔细点。”

“可以可以，”蒋鼎文道：“这是蒋百里先生亲口告诉我的。他说双十二出事之后，一忽儿天已大亮。他当时住在招待所里，听见门外有人找他，声音很生疏。他还未作答，一个青年军官就进

来了。对他说：‘你是蒋百里先生吗？请你客厅里坐。’那军官又自言自语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客厅里有形形色色的俘虏，还有一位蒋百里先生的老朋友吴将军，今年七十岁了，跟陈调元先生去西安谢委，也莫名其妙做了俘虏。那天天气特别冷，在惊疑交集的空气中大家发抖。百里先生一眼望去，脸熟的都是军政大员，其他穿军服的都是副官、卫士之类，也有几个大员们的太太。人人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开口。俘虏越来越多，看来也快齐全了。到了午后，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到，身上有血，大家才明白临潼方面出了事。百里先生问那位青年军官，出了什么事？那军官叹口气道：‘我们年轻人的苦闷，你们年老的，一定不明白。不过你们放心好了，不会出乱子，等一会，你们就明白了。’但百里先生还没懂得他说的是什么。不过他对我说：‘当时我也知道，这些喜剧性的故事演不完，我这个军事家一向在北洋军阀圈子里混，不怕。’”

“后来怎么他推荐你回南京啦！”台下又有人问。

“我说简单一点，”蒋鼎文道：“后来他们仍然是每人住一间房，当天张学良便去拜访他。张先开口说：百里先生，你的人格学问，先君很敬重！今天我有几个疑难的问题，要和先生谈谈。他随即取出那篇‘兵谏’通电的全文。百里摸摸自己的眼角道：没有眼镜，我是看不清楚的。汉卿连忙叫卫士去找了一副老花眼镜来，百里才把全文看过了。文中就是统一抗战的一致主张，他们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那时汉卿好似私塾中小孩子一般，低着头要等他的意见。问先生看来怎么样？百里沉吟一下道：‘今日之事，就看谁的力量大了！’接着汉卿便坐了下来，好似把自己也放松一下：‘请先生说得具体一点，先生不要生气。’百里道：‘在西安，你们的力量当然很充分了，尤其是西京招待所，只要两条枪，就够对付我们了！不过，西安以外呢？’汉卿也回答得很老实：‘西安以外，我们就鞭长莫及了！’百里冷笑了一下说：‘那么，你

们自己已有了打算，用不着来问我了！’这时汉卿拱手而出，说是等一会再来请教；他又叫副官替百里添了酒肴，烟也是上好的。

“在那一段短期的俘虏生活中，蒋百里觉得是很有趣的，他说他是一个比较可以冷眼看事件的人，而他的地位也是如此。好似一幕喜剧，那么多的军政大员，都在扮演丑角，因为他们离开了权力，回到本来生活去，便显得软弱如婴孩，只得由环境来摆布了。”

“请你说得扼要一点。”台下又有人说。

“好。”蒋鼎文讲下去道：“第二天张学良再去看蒋百里，蒋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西安力量不够，事情搞大后，一切都很糟。张学良沉吟半晌才说：‘还是请先生移到杨公馆去吧。到那边就什么都可以说了。此刻，我们且谈力量问题，假定南京的飞机来炸西安呢？’百里接着就说：‘那放心，蒋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一定不会来炸的！’这时张氏看了看手表，又匆匆出房门去了。这一天南京的飞机整天在空中掠过，并没有下蛋，显然是示威性质。

“第三天，张学良又去看百里，一开口就说：‘先生说得对，一切都是力量问题。此刻蒋委员长在我们包围之中，而我们呢，又在中央军包围之中。’他把端纳从南京飞到西安的消息告诉了百里，百里也明白局势有了转机了。第四天，张氏又去见百里，提出一个请求：‘我想请你去见委员长，劝劝他。这几天委员长肝火大，见了我就发脾气，还是您去劝劝他。’张氏认为百里处于客卿地位，而且声望高，说话比较容易些。到了十六日下午四时，张氏果然邀百里去见蒋委员长，那时委员长已移居高桂滋的公馆中了。事前张氏已得委员长的同意，要百里去见他，而且要派百里到南京去作调解人的。百里见了委员长，两人关了门密谈。张氏站在门外，一些也听不到什么。委员长说到张学良想请百里到南京去走一趟，他自己并无表示，他倒想知道百里先生的看法。百

里认为派人到南京去是对的，因为国家大事要紧，他自己因为一向和政府没有渊源，去了也起不了大作用。他建议派蒋鼎文去，因为蒋鼎文和张学良的感情最坏；派了蒋鼎文去，可以显得张氏是有了结这件事的诚意的。”蒋鼎文透口气道：“这位军师的建议当即生效，我便变成第一个飞出西安的俘虏，还带出了委员长写给何部长的亲笔信。这封信也是百里从委员长那边拿来的。这封信张学良没曾看到，信中要南京空军停炸三天，以待张杨的转变。”

听完蒋鼎文的报告，何应钦便立即召开会议，把蒋介石希望派人到西安去作保证这一点搁在一边，却推敲起蒋介石那封信中的语气与“暗示”来。蒋鼎文急得手足无措，直流冷汗。眼看着一千人等在那里赏雪吟诗似的，一个个摇头晃脑，龇牙咧嘴，烟雾腾腾，摇摆大腿。不是说“委座的意思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们可不要弄错了。”就是拍桌惊呼：“委员长人格伟大，张学良不得不放他，我们可要拿定主意，继续讨伐！”但冯玉祥力排众议，认为“轰炸非停止不可！军队非后撤不可，保证人非去不可！”

“焕章先生，”何应钦冷冷地说道：“委员长亲笔信中没有提到保证人三个字，堂堂委员长……”

“那你就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冯玉祥振臂高呼：“你们不想想，蒋先生如今在谁软禁之中？你们一点不让步，他能活着回来吗？”

何应钦立刻反驳道：“焕章先生！”他把蒋介石的亲笔信扬了扬：“委座的亲笔信刚才我念过一遍了，上面并没有要我们让步的指示！大家想想，堂堂一位委员长，怎么会向乱臣贼子让步？我们伟大的领袖，他亲口同我讲过：即使他不幸牺牲，也不会同共党谈和！瞧！领袖伟大的人格到底感动了张杨二人，大家刚才不是听过蒋铭三先生的报告么？好！张杨既然要把领袖送回南京，我们又何必让步？我们又何必派代表到西安去作保证呢？”何应钦越说越有劲：“谁有这个资格当代表姑且不谈，但作为这个代表，是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张杨二人已够复杂，加上共党尤其微妙，试问在座诸公，谁敢拍胸脯到西安当代表？”他弦外有音：“我们同共党方面根本没有交情，谁有这资格做代表？”

“主席！”冯玉祥大喊道：“代表不代表留在以后再说，目前无论如何要停止讨伐！”

“为什么？”何应钦冷冷地问道。

“委员长的命令！”冯玉祥指指他手中的蒋介石亲笔信：“委员长不但命令我们停止轰炸，而且命令我们停止讨伐！”

“他是说星期六以前。”何应钦的腔调显然已经软了下来。

“不管！”冯玉祥大声说道：“即使是本星期六以前罢，你也得照他的命令行事！”

会场上短短地冷静了一下之后，顿时热闹起来，人们闹哄哄地交换着不着边际的意见。正当何应钦感到狼狈的时候，只见门外一阵骚动，宋美龄一马当先，孔祥熙紧跟在后，宋子文挟了个大皮包随着跨进室内。何应钦当即把会议内容同她说了，宋美龄立刻高呼道：“现在，无论如何，代表是要派到西安去的，停止讨伐的命令、停止轰炸的命令是非要马上发出不可的！”

“好哇！”有人喝采，有如戏场。

“嗤！”也有人喝倒采。

“各位！”宋美龄捏紧拳头敲敲桌子：“现在局势很危急了，”她说了一大堆：“所以，代表是非派不可的！问题是派谁！”

“主席！夫人！”冯玉祥发言：“根据蒋铭三先生的报告，张学良希望孔部长去作代表，孔先生不但是财政部长，而且是委员长离京期内的代理行政院长……”

台下有人鼓掌。

“不，不！”孔祥熙按着臃肿的大衣起立，惊惶地摇手道：“医生坚嘱，不令飞陕！我不能去。”

“是啊！”何应钦发言道：“孔部长别说是医生不许他去，即

使可以，也不能去，这样做，显然我们向共方已经开始正式谈判。”

冯玉祥蹦起来大声说道：“孔部长去不去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不能把西安方面的人称做‘匪’！大家都听说过铭三兄的报告，除了十二号当夜死伤四十几个人以外，之后一直没有出过乱子。委员长还受到张杨和共产党方面的尊敬，都承认他是统帅，请他出来领导抗战，收复失地！”冯玉祥声震屋宇：“难道这就是‘匪徒’的行为么？那我就要问：委员长现在已经答应抗战，只等代表到达西安便可以回来，难道委员长是与‘匪’为友吗？”

礼堂中一片掌声，有叫好的，有喝倒采的，闹了一阵，宋美龄急得直拍桌子。她把狐嵌大衣两下子便脱了下来交给侍卫，也大叫道：“西安方面是不是匪，不是现在讨论的题目！委员长是不是答应了抗战，要等他自己来说！现在我们只要停止讨伐，停止轰炸，再派一个代表到西安，那我们的责任便完了！”

“是啊！”缩在一旁发抖的陈布雷突地鼓足勇气说了句：“代、代表非去不可！”说完就坐了下去。

“我说不可以！”何应钦双目冒火：“孔部长如果去西安，试问政府的威信何在！”

台下又吵了起来，有人说：“威信值几个铜板一斤？”有的说：“委员长已经扣在西安，不把他救出来算不算政府有威信！”宋美龄向何应钦道：“不派代表！不派代表！你敢违背他的命令么！”她尖声大叫：“他的亲笔信你看过了！”

何应钦倒退一步，眼光朝屋角里瞅一眼，那个日本密使正以他的随从身份同其他随从杂在一起。四眼相视，何应钦倒抽一口冷气，陡地勇气大增。只见他淡淡一笑，欠身为礼道：“夫人，请勿误会。敬之追随介公多年，没有不清楚的！委员长函称星期六可能返回南京一语，此间大多数同志解释为委座并不深信、或希望有此可能，他只是借此通知南京当局，除非叛变者在那时已知悔悟，他主张政府应立即使用武力，不必顾及他个人生命之危险，

务望维持政府的威信！”

“谁告诉你的！”宋美龄跳脚道：“谁告诉你的！”

“夫人！”何应钦伸出右手在台下划了个圆圈：“大家都这么说！大家对伟大的领袖都这么猜测！”

宋美龄气得直哆嗦，孔祥熙连忙吩咐侍卫给她把大衣披上，自己讷讷地发言道：“大家的意见都对。但为今之计，如何请委员长回来，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关于这一点，是无人表示反对的。那末还是派代表……”孔祥熙还未说完，何应钦截断了他的话：“孔部长！要派代表？办不到！”

“为什么办不到！”宋美龄一个箭步跳到他面前：“一定要办到！一定要办到！”

何应钦着急起来，退后一步，也伸出指头厉声答道：“你女人家懂得什么！现在是政府的威信要紧！”说到这里台下也吵了起来，想说话的喊破嗓子也没有人理，三三两两的“小组辩论”却此起彼伏，有如一个大茶馆。宋子文眉头一皱，跑上台去，连拍十几下桌子，这才把这个“交响曲”截止。宋子文力自镇静，微笑道：“几位院长虚怀若谷，只听人家的意见，自己不作表示，这真令人佩服！何部长认为政府的威信为重，夫人认为营救委员长也同样重要，这许多意见本人都赞成，都同意，现在我提出一个办法，不知道是否合适？”宋子文咳一声，耸耸肩膀：“为了政府的威信，政府不派代表，我赞成！但委员长的安全问题也不能不想办法，我提议政府决不派代表同张学良等交涉，但私人或委员长的亲戚朋友愿以私人资格到西安去看一看的，我觉得政府不应该予以阻止。”

宋子文这一手当真有效，连反对推派代表的何应钦也无法拦阻。他耳听台下一片掌声，眼看宋子文一脸笑，也只得龇牙咧嘴，好不勉强地点了点头，但立刻警告道：“宋先生，可是这个‘私人’的安全我可负不了责咯！从天上飞去，空军会干涉，从陆地

过去，根本进不了西安城！”

“我有话说！”冯玉祥起立道：“我同意宋先生的办法，即使政府不派代表，私人访问也不该加以阻挠！同时为了公私两便，我建议关于停止轰炸的命令也该发布！委员长亲笔信上既然写得明白，命令我们在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六时以前停止轰炸，我们也应该照办才是。如果过了星期六情形更坏，何部长再下令轰炸不迟！反正张学良只有一架私人客机，被扣在西安的五十架军用机他们没人驾驶，用我们的人又不放心，红军又没有空军，是么！”

台下嗡嗡地响着：“是啊……”

何应钦抬起眼角，悄悄地瞅一眼日本密使，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离场了，走掉那根主心骨，何应钦也自然而然松了下来，绷着脸答道：“好，停止就停止，问题是谁愿以私人资格到西安去！”

“我！”冯玉祥立起来：“我去，虽死不辞！”

“不！”宋美龄连忙制止：“冯先生不必去。”她话犹未完，宋子文拍拍胸脯大声说道：“西安我去！”

这一宣布使全场怔了一阵，何应钦冷冷地笑问道：“宋先生，你愿意去么？自从民国二十二年你同委员长在牯岭争论离开财政部，你一直处于微妙的地位。这次事变有人说你有嫌疑，这个当然不可能。不过国际间也承认你对中国财政的关系，万一被扣，岂不是政府的莫大损失？我看你去是太危险了。”正是：混水摸鱼好机会，有人兴奋有人愁。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八年抗战 ·

第二回

再三叮嘱 幕后人当面摇头
细说端详 盟兄弟促膝谈心

书接上回。宋子文弦外有音道：“我想不该有什么危险罢？除非我们自己的空军把我从天空打下来！至于在西安，西安不会有危险，委员长在西安好几天，很多谣言都说他已经如何如何，但端纳先生同蒋铭三先生不是最好的证人吗？”

“不，”何应钦搓搓手，雪亮的马靴跨前一步：“宋先生，我们自己的空军怎么会把你打下来？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说的危险是到了西安以后，他们会不会故意布下一个圈套，让政府去几个代表，然后一网打尽……”何应钦话犹未完，只听见冯玉祥霹雳似的一声叫道：

“何部长！如果张学良方面真的来这一手，出尔反尔，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那我姓冯的到那时候决不再反对讨伐，而且毛遂自荐，我愿意替你打先锋杀奔西安！”

“是啊！”台下一片掌声。

“不过宋先生还是小心一点的好！”有人插嘴。